12

## 女兵的战位



看到下士牛俊蒙第一眼,我想到了 水边的火烈鸟,想到一棵挺拔的松。我 不晓得这个青春勃发的女兵,为何会让 我脑海里倏然闪出这样的意象

"俊蒙,做好准备,周末跟连队一起 出发,赴西北大漠驻训。"牛俊蒙说,午饭 后指导员何清清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

脑子里"嗡"的一声。 她知道连队周末出征。她将期盼深 深摁在心底,怕那个梦再次搁浅。她仍 像往年一样平静而紧张地忙碌着,在心 里做好了继续留守带新兵的准备。这个 突如其来的欢喜,让她一下子沉浸在巨 大的激动之中,心瞬间如一面涨满了风 的帆,幸福得几乎要飞起来。

一向注重礼节的牛俊蒙远远答一声 响亮的"是!"转身就往宿舍跑。她太激 动了,跑到楼梯口,又忽地折身回来,在 何清清面前"唰"地敬了一个军礼。

正是一天中的正午时分,训练场一片 寂静。她的目光像阳光的颗粒,静静地落 在训练场上。她要看看自己洒过无数汗水 的地方,把心里的平静和勇气再找回来。

她喜欢画画,尤其动漫,曾以为绘画 就是自己一生的挚爱。2014年,正在河 南科技大学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读本科 的牛俊蒙,突然决定参军。尽管报了名, 但她心里清楚,女兵名额很少,梦想与现 实十分遥远。没想到的是,她竟幸运地 拿到了人伍通知书。

聪慧好学的她,新兵下连后很快就 成了旅里话务站的骨干。每天除学习训 练和三尺机台上的忙碌,她利用休息时 间,乐呵呵地将战友的日常生活,以浅白 易懂、说故事的方式,画成一幅幅漫画, 逗得连队官兵乐翻了天。

"我哥也在部队,是话务兵。我参军 前的梦想是到特战部队当一名狙击手,一 个人一杆枪,穿越深山老林,在重重艰险 与考验中去完成一项艰巨的狙击任务。" 说着,她笑了,笑声明亮,清脆,如溪流淙 淙,"我知道自己的想法不切实际,我喜欢 艰险、挑战,难啃的骨头磨利牙。"

她的话让我有些恍惚,迟迟无法把 她文静的外表与内心的激越对接起来。 当话务兵时, 旅里组织狙击手集训, 她主动请缨,成绩雄踞集训队之首。返 回话务岗位,她在心里埋下一份新自信,

若某天突然奔赴沙场,一定要当狙击手。

有一天晚饭,电视上播了一条陆军首 支女子导弹连在遥远苍茫戈壁上打实弹 的新闻。牛俊蒙眼前一亮,还有这样的女 兵连队?夜里,她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 睡,脑海里尽是那条新闻里的壮阔画面。 自己若能跟那些女战士一样多好,像戈 壁滩上的马兰花,在风沙与烈日下成长、 绽放。导弹女兵的梦想,像一束光,一粒 种子,带着巨大的冲击力落进她心里。

出完早操,连长突然把她叫进办公 室。"是这样",连长说,"你的调令到了,旅 里已批准你今天就到女子导弹连报到。"

她有些懵,脑子像被人打了一闷拳, 卡在一片混沌里。过了五六秒钟,也许 十几秒,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军长收到 我的信啦?

"收到了,集团军机关还专门打电话 了解你的情况,过去好好干。吃过早饭, 二排长送你去报到。"连长说。

"是,谢谢连长,谢谢连队对我的培

养。"她的神情很平静,平静得让连长有

"好突兀,像一个梦,其实信发出去, 我心里蛮后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干一行爱一行,但当时我说服不了自己, 一心想到女子导弹连来。"她笑盈盈地回 忆说,"军长每天有多少事要忙,怎么会把 一个基层战士的自荐信当回事。因为没 抱希望,事儿很快就忘到脑后了。"

我想,她并不是好高骛远,只是想成 为自己最想成为的人。没有强大的勇气 和坚决的爱,她是不可能贸然给军长写自 荐信的。有时,不经意间一个故事,一个 画面,一句话,会瞬间点燃一个人的青春 梦想,甚至改变一个人一生的成长路径。

2015年10月,她揣着新梦想走进集 团军的另一个旅。像一场赛跑,别人已 冲出去大半程,她则像一个刚下连的新 兵。新战位新起点,一切从零开始。

架设光瞄,女兵们扛几十公斤重的 三脚架以及各类装备抢占阵地,要在最 短时间内迅速做好战斗准备。转塔解锁 与锁定,所在部队男兵最快38秒,而导 弹连女兵仅用35秒。一个垫木近百斤 重,雨天浸水后沉如铁石,她们拎起来脚

连队战士训练场上疾如闪电的身 影,让她的青春热血沸腾、燃烧起来。她 每天拎着50斤重的铁垫木练举重,吃饭 时手连筷子都握不住。连队刚组建时, 首批19名导弹号手不也跟自己一样,都 是从话务员、卫生员、打字员等保障性岗 位转过来的吗,组建不到七个月参加实 弹演习,就精确命中夜间复杂电磁环境 下低空目标。她在心里不停地用老兵们 创下的辉煌激励自己。她相信人的潜力 如橡皮筋,不用力抻,就永远不知道自己 的潜在力量有多大。从理论到专业训 练,她咬紧牙关一个一个过。

她刚熟练掌握装备实装操作,第二 年春天,连队新型导弹装备列装,她和战 友们再次换装转型。

爱是最好的老师。半年时间,她完 成了跟踪制导雷达车一号手到全能号手 的转变,提前两个月实现考核全优成绩。

就在她满心欢喜,准备和战友们奔 赴大漠参加实弹演习时,意外发生了。 在野外驻训下战车时她脚下一滑,重重 跌下战车,左脚踝骨裂。看着战友驾着 ·辆辆战车驶离营区,直奔大漠沙场,留 队养伤的牛俊蒙转过脸,泪水夺眶而出。

她不愿躺在床上让别人照顾,每天 起床号一响,她就拄着拐单脚慢慢跳下 楼。坐在树下的椅子上,她常盯着脚踝 上厚重的石膏发呆。有时空荡荡的连队 就她和值日员两个人,她坐在树下,感到

在曾经落过的地方,小鸟在草地上欢叫、 寻食,她静静地看着几名留守的战友出 操、训练,为迎接新战友做各种准备,然 后盯着寂静的营房发呆、愣神。她的身 体被脚伤囚禁,外表看上去平静,心却像 一粒浮尘,在风里不停地翻转、飞扬,眼 前总浮动着她臆想的战友在大漠演习的 各种画面。没有人知道,她的心在忧伤 里隐隐作痛。她企望脚伤快点好起来, 早一天回到训练场,回到自己的战位。

何清清的报喜电话打回连队时,她脚 上的石膏刚拆掉十多天,还不敢怎么剧烈 运动。听到战友驾驭列装不到八个月的 新装备,靶标不试航、不固定航路,在近似 实战条件下直接进行实弹射击,两发两 中,创下新型装备击落超低空高速靶机纪 录。她和几个留守战友激动得又蹦又跳。

"今年服役期就满了,赶紧退伍回来 把学上完。"每次父母打电话,她嘴上"呵 呵"着,总是俏皮地岔开话题。心里却早 拿定了主意,利剑蔷薇还未绽放就退伍, 这不是我的追求和性格。调动、转岗、受 伤,欢喜与泪水,她皆藏在心里。她不想 让父母太牵念自己。每天100个仰卧起 坐、100个俯卧撑、100次举哑铃、100次 弹跳,一周一个10公里,一月一趟半马, 她要让自己的体能和技能,重新恢复到 受伤前的最佳状态。

3

2017年初夏,女子导弹连在调整改 革中跨省移防。已戴上下士军衔的牛俊 蒙,和姐妹们驾驭战车一路驰骋,抵达新 营区她几乎惊得叫起来,多么不可思议, 转了一大圈,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营区。

她徜徉在熟悉的营区,看到树在开 花,河流喧哗,鸟声嘹亮。她的心被一种 莫名的欢喜与忧伤轻轻拍打着。两年前 离别时,几个战友问她,你为什么非要去 吃苦当导弹兵?她说,没有别的,只因为 自己喜欢。现在重回老营区,她忽然想 起英国登山家马洛里也曾被人问过,为 什么要登山?他回答:因为山在那里。 战友们若能亲眼看到她驾驭的新型装 备,在一片惊讶的叽叽喳喳里,一定会懂 她的追求与梦想。

秋天,连队安排她带新兵。她根据新 战士的性格、体能、特长,每人量身订制一 份成长"路线图"。三个月新训结束,她带 的15名新战士所有课目全部合格,射击 全优,被誉为最受新兵喜欢的带兵骨干。

去年,当连长姚璐遥征求意见,想让 她继续带新兵时,她欣然接受。这个全能 号手再一次将炽烈的梦想埋进了心底。 她懂得那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与责任。 她希望自己带出来的每一名女战士,下连 后都能迅速成长为连队的火凤凰,成为怒 放沙场的利剑蔷薇。就在她带着新战士 紧张训练的日子里,远在某地的"蓝盾"演 习现场,连队战友正驾驭战车首次与空军 某旅组成地面联合防空群,展开联合编 组、作战协同训练,并创下实战化军事训 练成绩的新纪录。

正午的阳光落到皮肤上,如密集尖锐 的针,能听到刺穿肌肤的嗞啦声。她闭上 眼睛,感觉花香在风里轻柔地流动,像记 忆的潮水,还有她和战友们在眼前的训练 场上挥汗如雨的画面,在她的脑海里如导 弹发射,拖着炽烈的尾焰呼啸升腾,撕裂 空气,赴向无垠苍穹的打击目标。

她想起第一次探家,进门找不到奶 奶,父亲告诉她,奶奶的胃癌在她入伍 前一个月就查出来了,她走后不到俩 月,奶奶就过世了,一家人怕影响她在 部队工作,一直瞒着没敢跟她说实情。 话:"蒙蒙,到了部队别怕苦,好好工作, 像哥哥一样当个好兵。"疼爱她的奶奶 两年前就走了,她的心空了一个洞,无 法填补。日子在她不断换岗转型、追逐 梦想中闪电般过去,她后悔自己太过粗 心,父母的谎言里怎会没有破绽。回忆 像热浪一样围绕着她。眼前的训练场 上空旷,静谧。她忽然想起莱昂纳多: 科恩《颂歌》里的一句话:万物皆有裂 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

是哦,那些明亮的金色的光,透过 她漫长梦想的裂痕打在她的心上和身 上,那些裂痕般的隐秘忧伤,那些炫目 的强光啊!没那强光,她一个女兵,怎 能在年初全旅军事运动会上斩获个人 全能第三名。



E-mail:czfk81@163.com

2014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晚上八点 二十分,老张永远闭上了双眼,享年97 岁。临终前,三叔攥着老张的手:"娘 啊,娘啊,没事的,会好起来的。"老张不 说话,眼里流出泪水,她能辨认出眼前 的三儿子,给她梳过头,洗过脚,曾经是 一个扛过30多年枪杆子的军人。

老张自然是姓张,学名守英,老家 在山东沂南库沟乡黄山沟村。经人介 绍,1946年春天,嫁到辛集乡李家屯村, 成了我奶奶。在家里,只有我敢叫她老 张。称呼是这么来的,有次年关,还没 落日头,奶奶就冲我嚷嚷:"小小啊,咋 还不聚会?俺请客,买烧鸡。"说完,往 兜里一掏一掏的。奶奶年龄大了,就喜 欢孩子们团在她跟前。我张罗了菜,说 秃噜了嘴:"老张,你不喝杯?"父亲是村 里的支部书记,向来讲究:"咋管奶奶叫 老张?没大没小!"我说:"党内都叫同 志,革命目标相同,一律平等,是不,奶 奶?"奶奶就笑:"对对,以前都叫同志, 开会、工作,张口就是同志,哪有那么多 事儿?"大家就笑。奶奶是老党员了, 1938年入党,算起来,有70多年的党 龄。她入党时,日本鬼子在山东闹得 凶,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消停,老百姓被 折腾得不行,就在共产党组织下,搞斗 争,争解放。奶奶的大哥是库沟乡地下 党负责人,三天两头不在家,到处讲政 策、做宣传,动员抗日,还经常埋地雷、 挖地道,配合县里武装力量和正规部 队,锄奸除恶,是当地群众的主心骨。 奶奶耳濡目染,早早就参加了革命,帮 着站岗放哨、传递消息;主持妇救会工 作,做鞋、收粮,支援前方。有次我问: "你那么小就干革命,不害怕吗?"奶奶 说:"咋不怕?那时候入党是掉脑袋的 事儿,鬼子和反动派最恨共产党,逮着 就绑树上烧,俺村里烧死好几个。"我 说:"那你还敢入?"奶奶就笑:"谁不想 过好日子?有首歌咋唱的来着,毛主席 领导咱们打江山,这事儿多光荣啊!"奶 奶干革命虽早,却是个小脚,父母给裹 的。当时地下武装比较薄弱,鬼子、反 动派一进村,奶奶和其他党员、积极分 子就转移。别看奶奶裹了脚,却"哪吒" 似的,一脚迈好几垄地瓜沟。

奶奶嫁给爷爷,就成为李家屯村历 史上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奶奶能说会 道,擅长张罗,在她带领下,村里党务工 作和妇救会工作面貌焕然一新。当时, 山东解放区虽然连成一片,但经常有匪 兵和恶霸袭扰村里。奶奶斗争经验丰 富,街坊邻里有目共睹,匪兵到处搜刮粮 食,抢夺牲口,奶奶就教大家怎么才能藏

收。有些老人还告诉我,奶奶家里喂了 一头骡子,拴在夹道里,任凭匪兵怎么闹 腾,骡子也有战斗技巧,就是不吭声。抗 战胜利后,鬼子跑了,反动派却来了。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山东 解放区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由于兵 源少,奶奶动员起来很困难,常常睡不着 觉,自己只能在家里当"花木兰",她便鼓 励家人去参军。当时太爷爷有四个儿 子,爷爷李同玉是老大,刚结婚,要干活 养家,三爷爷李同乐、四爷爷李同起不足 16岁,不符合入伍条件,她就动员二爷 爷李同喜参军。二爷爷当年18岁,尚未 结婚,一向很佩服奶奶,听了她的话,胸 前挂着大红花上了前线,编入山东军区 第三师某团。据同村一起参军的李同芬 讲,二爷爷带头冲锋,作战勇敢,杀了不 少敌人,很受战友和领导称赞。鲁南会 战结束后,二爷爷追随陈粟大军参加莱 芜战役,在一次冲锋时,胸口中弹,壮烈

二爷爷牺牲后,最难过的是奶奶。 虽说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但奶奶难免自 责、内疚。以后提起二爷爷,奶奶一边 惋惜一边说:"没有牺牲,哪有新中国?" 话虽这样说,但这件事影响了我父亲人 伍。父亲李彦祥1948年出生,打小学 习好,吃苦耐劳,加上是个俊后生,自己 去验兵,一下子就被县人武部部长看中 了。父亲想参军,爷爷不同意。提起这 件事,父亲至今觉得是他人生最大的遗 憾。奶奶对我说:"俺同意,你爷爷不同 意。老二牺牲了,俺说话也没底气。那 时候国家没有战事,俺就没有再坚持。" 在奶奶的熏陶下,父亲虽然在家务农, 也一心为公。自上世纪90年代当选村 主任和支部书记后,父亲组织力量硬化

溉系统,推动村庄向社区转型,工作有 声有色,曾获得"沂蒙优秀共产党员"等 表彰,受到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专题报 道。目前,仍服务在基层一线。父亲有 时说起来,就觉得这些年的努力总算补 了没有穿军装的缺儿。

 $\equiv$ 

上世纪70年代初,三叔李彦国成 年后一心想当兵,一心想扛起枪杆子打 击入侵之敌,保家卫国。在三叔心中, 娘就是榜样,叔就是力量,这条红脉必 须传下去。1972年11月,三叔到原济 南军区工程兵某团服役,训练结束后分 配到驻连云港市海防前哨,参加国防工 程施工任务。因表现突出,被选为连队 司号员到山东嘉祥训练,随后调营部。 1976年春节开始,他随部队执行重要的 修路任务。当地无房无水无电,气候条 件非常恶劣,加上后方物资送不上去, 没有青菜没有盐,一个连队得夜盲症的 超过60人,但没有一个叫苦的。其间, 三叔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提前半年 完成任务后,三叔转隶原北京军区工程 兵,又获得国防施工先进个人称号。熟 悉的人都知道,三叔是个硬汉子,在一 次组织新兵实弹投掷中,一名新兵握弹 向后引体时,手榴弹不慎从手中脱落, 他不顾个人安危冲上前去,抓起正在冒 烟的手榴弹掷出掩体,手榴弹在约两米 处爆炸,避免了一场严重的伤亡事故。 因长年坑道作业,三叔退休后发现自己 得了矽肺,经检查,已经是二期。目前, 三叔成了一个"药罐子",一年有一多半 时间跑医院,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 道。谈起这些事儿,三叔说:"我不过是 千万普通退役军人中的一员,我和他们 一样,都是为了国防建设贡献自己的青 春年华。"他还说,从海防到内陆,从南 国到北疆,比自己牺牲更大的同志太多 了。三叔说这些话时,风轻云淡,完全

三叔孝顺,经常给奶奶洗头,洗脚, 剪指甲。提起他来,奶奶总是合不拢 嘴。一次,和妈妈聊天,才知道我们这 个小小家庭充满了红色基因,是千万个 普通且平凡的红色家庭的缩影。她的 大伯父高乃陶参加了解放军,是著名的 战斗英雄;二伯父高乃禹参加抗美援 朝,一等残疾,在床上度过了余生;父亲 高乃时没有参军,但作为农村党员,担 任当地高级社社长,并作为突击队长率 队参加巴山水库修筑工作;五叔高乃亨 也是军人,转业后在当地造纸厂工作了 一辈子。我二叔李彦畦的岳父高韶俊 最为传奇,他在三野第九兵团从军,参 加过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脱下军装后 回村种了一辈子地,大半生默默无闻。 他临终前,几个孩子才惊讶地发现,这 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曾经是一名军人。

看不出是一个饱受折磨的病人。

今年7月21日,我回家省亲,去二 爷爷的烈士碑前凭吊了一番,又给爷爷 奶奶上了坟。爷爷奶奶有五个儿子,三 个是党员;六个孙子中,有三个是党 员。那个曾经青春年少的小伙子早化 为一缕忠魂,那个嚷嚷着"请客"的老太 太也不见了,但我们还在。

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继续在各自 的岗位上战斗着、忙碌着、付出着,这个 家庭的"红史"一定会散发出并永远散

## 烈士证回归记

■胡政海



我是安徽省岳西中学一名普通教 师,业余喜欢淘些旧书。多年前的一 天,我翻看淘来的一套旧书《毛泽东选 集》(1960年版),突然从书里飘下一张 纸,我好奇地打开一看,眼前一亮,毛 泽东三字映入眼帘,我兴奋地看下去, 发现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印。经过一番仔细研究,这是1955 年毛主席和中央签章表彰江苏如东县 抗日烈士王金其的《革命牺牲军人家 属光荣纪念证》,其中详细记载了烈士 部别:老七团二营一排二班;职别:战 斗员;姓名:王金其;何时入伍:1940 年;牺牲地点:草捻;牺牲年月:1943年 3月;牺牲原因:与日寇战斗被敌枪打 中牺牲……

我当时感觉这个证很珍贵,就把烈 士证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

今年清明前几天,我突然感到心中 不安。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里有每 天的反省。烈士证的事我一直记得,感 觉把烈士证放在自己家里很不妥当。 烈士证是国家给予烈士的最崇高荣誉, 应该物归原主。妻子说,作为一个生活 在战争年代的人本身就很苦,一辈子没 享过福,他一生的最大荣耀就是这个 证,这个证搁在我们家确实非常不妥。

家属,如果找不到,就把烈士证放在烈 士陵园供大家瞻仰。

我联系了懂鉴定的族哥胡飞。他 从纸质、笔迹、印章各方面确认这份烈 告诉王健,他母亲叫王秀英,他本人曾 士证是真迹。我向他说了我的想法。 他说,如果找不到烈士家属,要捐给烈 士陵园的话,捐给烈士家乡江苏如东县 更合适。于是我决定先求助如东的网 友。很快,如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李政 科长和我取得了联系。他说,在江苏省 革命烈士英名录里找到王金其烈士信 息,但未能联系上烈士后人,他还把王 金其烈士家属补办烈属的登记信息拍 照发给了我。登记信息显示,王金其烈 士是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二营战士,烈 士的妻子名叫王秀英,王秀英在烈士牺 牲多年后再婚,生育的儿子名叫王必

春,大豫镇人,在山东参过军。 如何能找到烈士后人? 我还是把 希望寄托在网上,几天后,果然有人和 我联系:南通王氏三槐堂文化研究会 的王雪华说,她将发动如东王姓宗亲 力量帮我寻找王金其烈士后人。于 是,我把从李政那里得到的烈属家庭 详细信息发给王雪华,王雪华很快联 系到如东县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王 健。无巧不成书。王健也发现了王雪 华转发的我为烈士王金其寻找后人的 信息。当时,王健给王雪华回复说,他 之前的一个邻居是如东日报社摄影记 者叫王必春,老家是大豫的,烈士档案

于是我们商量要尽最大努力找到烈士 中的王必春是不是王健认识的记者王 必春呢? 王健回复王雪华一定帮助核 实清楚。为谨慎起见,王健与王必春 取得了联系,向他了解情况。王必春 在山东当过兵。王健又问王必春:"王 金其烈士是你什么人?"王必春告诉王 健,那是他母亲的前夫。王金其烈士 证原件在1978年遗失了,一直是母亲 的一块心病。

王健告诉王必春,王金其烈士证原 始证件找到了,并立即把王雪华电话发 给王必春,进而和我取得了联系。王必 春告诉我,他曾在自己家看过烈士证原 件,嵌在一个镜框里,堂屋正中摆放的 是毛主席画像,而旁边放的就是烈士 证。后来,烈士证遗失,他苦苦寻找了 几十年都没找到。

我赶紧把烈士证寄给王必春,并把 烈士证物归烈士家属的消息告知了在寻 找过程中帮忙的各位热心人。烈士证终 于物归原主,我和妻子的心愿也算落地 了。没想到,王必春专程从江苏如东到 我所在中学送锦旗,还组织摄影家资助 了5名贫困的岳西中学优秀学生。

回想整个过程,感觉真的不可思 议。这是一个只有在通信发达时代才 可能发生的故事,这是一个只有每位热 心人都接力参与才会完成的故事,这是 一个用善心回馈善意的故事,这是一个 只有大家都发自内心崇敬英雄的时代 才会发生的故事。





木叶声声(中国画)

第 4601 期

何晓云作